

精神译丛·徐晖
陈越 主编

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

Partha Chatterjee



[印] 帕沙·查特吉 著 王行坤 王原 译

政治社会的世系：

后殖民民主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非外保

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

Partha Chatterjee

精神译丛·徐晖
陈越 主编

[印] 帕沙·查特吉 著 王行坤 王原 译

政治社会的世系： 后殖民民主研究

西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民主研究 / (印) 帕沙·查特吉著；王行坤，王原译.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7.2

书名原文：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Studies in Postcolonial Democracy

ISBN 978-7-5604-4007-1

I. ①政… II. ①帕… ②王… ③王… III. ①政治社会学—研究 IV. ①D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35041 号

政治社会的世系：后殖民民主研究

[印] 帕沙·查特吉 著

王行坤 王原 译

出版发行：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邮 编：710069

电 话：029-8830259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装：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12.375

字 数：260 千

版 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04-4007-1

定 价：7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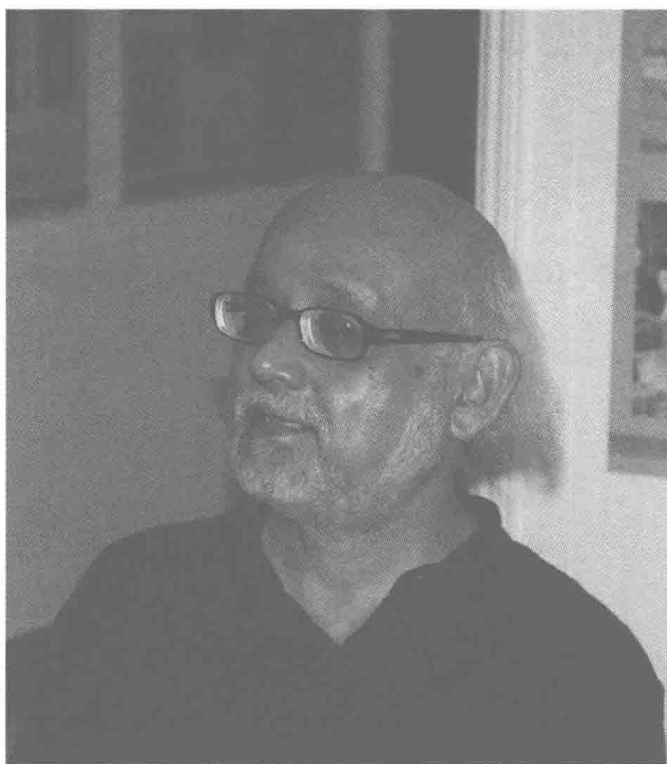


Rethinking
Reconstructing
Reproducing

*

“精神译丛”
在汉语的国土
展望世界
致力于
当代精神生活的
反思、重建与再生产

*



帕沙·查特吉

献给安简·高希^① (ANJAN GHOSH, 1951—2010),
战斗中的同志

^① 安简·高希：印度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查特吉合编过《历史与当下》(History and Present)，并且参与主编向查特吉致意的论文集《理论化当下：献给查特吉》(Theorizing the Present: Essays for Partha Chatterjee)。

自序

Preface

自《被治理者的政治》^①于2004年出版以来，我关于“政治社会”的理念引发了许多评论和探讨，有些是赞同，但更多的是持批判态度。回应的速度和篇幅都让我感觉到，无论对现象的解释是成功抑或失败，我都成功地提出了一个激发很多人思考的问题，其范围不只限于印度，而涉及全球的很多国家。简单来说，问题就是，在当下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无法实施或者甚至是争取西方现有的民主形式。这不仅是说，西欧和北美（或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白人居住区）的民主，只是真正民主的规范性理念的不完美现实（如果有人像柏拉图主义者那样认为，理念性的东西在现实的人类世界是无法实现的，或者像启蒙哲人那样，认同西方人性无限完美可能的观念，这对我的论述没有什么影响）。因此，问题不是：虽然西方民主有不完美之处，但规范性模式本身却是普遍有效的，且应该视为引导其他国家追求民主的灯塔。毋宁说，问题在于，后殖民民主的经验每天都在昭示，这些规范本身就必须重新思考。

本书旨在利用大量关于后殖民民主经验的证据，去质疑现有自由民主理论的规范性地位。但是，关于本书的目标，我必须事先声明，本书并不试图去提出未来政治秩序的另类规范性

^① 本书已有中译本，见田立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译注

模式，因此它是现实主义的，而非乌托邦的。在大部分情况下，本书试图理解新的后殖民民主实践——这些实践在现代西方国家的历史中从未出现——并且根据它们与规范性自由主义理论的区别，去进行概念化。我相信，通往规范性未来的道路会与已有的道路有所不同，但其方向却是未知、开放的。本书要拒绝的是这样的预判——也就是偏见，即这种不同是因为哲学上的不成熟和文化上的落后。

我在许多场合所参加的正式或非正式会议上探讨过这本书的某些部分，但可惜的是，不可能一一提及让我受益的对话者。但是，应该至少提及我就本书手稿和具体章节所做报告的不同场合：2006年5月秘鲁利马的秘鲁研究院（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所举办的“后殖民和庶民研究”工作坊，以及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所举办的“后殖民转变”工作坊；2006年7月伊斯坦布尔国际文化研究学会年会；2006和2007年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的两次会议；2007年6月上海大学的亚洲国际文化研究会议；2007年9月哥伦比亚大学的“大转型：印度的政治经济学”；2007年10月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民主在印度及之外”的工作坊；由欧-印高等研究合作网所组织的“欧洲和印度的法治与民主”，共两场会议，2008年在柏林，2010年在加尔各答；2009年4月纽约的新学院大学所举办的“后殖民民主”会议。我在如下机构的演讲引起过讨论：伊斯坦布尔的海峡大学、德里经济学院、耶鲁大学、金奈发展研究院、日内瓦国际研究中心、牛津大学政治学系、班加罗尔社会与文化研究中心、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院、密歇根大学，以及2010年3月在新德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的政治研究

中心所举办的关于我作品的日程紧密但又生动活泼的工作坊。

本书的某些章节此前以英语和孟加拉语发表过。第二章的较早版本发表在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3, 22 (May 30, 1998); 第三章和第五章的某些部分发表在我的孟加拉语作品 *Praja o tantra* (2006); 第四章的某些部分发表在 Timothy Mitchell, ed., *Questions of Modern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以及 Sudipta Kaviraj and Sunil Khilnani, eds, *Civil Society: History and Possibilit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第六章部分发表在 *Diacritics*, 29, 4 (Winter 2000); 第七章的另一版本发表在 Maria Antonella Pelizzari, ed., *Traces of India: Photography, Architec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Representation, 1850—1900* (Montreal: Canadian Center of Architecture, 2003); 第八章发表在 *Public Culture*, 20, 2 (May 2008); 第九和第十章发表在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33, 6 (February 7, 1998) and 43, 16 (April 19—25, 2008); 第十一章部分出现在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 (2005)。但是我对所有的章节都进行了重写和再组织, 与早先的版本几乎完全不同。我要提及 2008 年 11 月和 2009 年 2 月发表于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上的两个座谈, 它们为关于政治社会的讨论提供了难得的平台。

xiii

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接触的各个院系、委员会、研究院和中心为我的思想生活带来了最令人兴奋、也最富有挑战的时光。我感谢我的同事和学生, 他们在过去的几年中丰富了我的观念。但是我必须特别提及 Ruchi Chaturvedi, Ayca Cubukcu, Anush Kapadia, Rajan Krishnan, Lisa Mitchell, Poornima Paidipatty, Ravi Sriramachandran, 以及 Antina von

Schnitzler，其博士研究让我关于政治社会的实践有了更多领悟。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CSSSC）的同事在这些年中一直是我的思想伴侣，借此机会我要向他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意识到相处了将近 40 年的安简·高希（Anjan Ghosh）已然离去，现在依然让我感到惊愕：我会怀念他对本书可能作出的评价，无论是戏谑的还是严肃的。

xiv CSSSC 的 The Hitesranjan Sanyal Memorial Archive 在这几年中，成为我研究最可宝贵的源泉。我尤其要感谢 Abhijit Bhattacharya 和 Kamalika Mukherjee，谢谢他们为本书在寻找图像材料方面所提供的慷慨帮助。我也要感谢 CSSSC 图书馆和 Jadunath Sarkar Resource Centre 的员工。

哥伦比亚大学的 Anne Routon 和 Permanent Black 出版社的 Rukun Advani，他们一如既往地乐于助人且办事高效。我感谢 Nicholas Dirks 将本书收入他所主持的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的优秀丛书系列。最后我必须感谢手稿的匿名读者：他们的评论和建议极为珍贵。

有些章节是从孟加拉语翻译为英语。如无特别说明，都是出自我的手笔。

Christopher Pinney 允许我使用他的两本著作——*Camera Indica* 和 *Photos of the Gods* 中的图像，对此我深表谢忱。我也要感谢 CSSSC 档案中心让我使用其作品中的图像。

帕沙·查特吉

2011 年 1 月

目 录

自序 / 1

第一章 政治社会的世系 / 1

第一部分 诸谱系 / 33

第二章 五百年的怕与爱 / 35

第三章 对臣民的统治 / 67

第四章 两位诗人与死亡 / 95

第五章 泰戈尔的非-民族 / 119

第二部分 大众理性 / 163

第六章 乌托邦时间与现实时间中的人民 / 165

第七章 民族形象的神圣传播 / 201

第八章 大众文化批判 / 217

第三部分 民主 / 247

第九章 社群与资本 / 249

第十章 民主与经济转型 / 277

第十一章 当今的帝国与民族 / 311

索引 / 335

译后记 / 376

第一章

政治社会的世系

Lineages of Political Society

规范理论的神秘空间

1

人们通常会说，规范性的现代政治理论产生于非历史的、无时间性的空间，在那里，关于善恶、对错的聚讼纷纭的问题已尘埃落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样说或许会更准确些：这些规范性讨论发生在广阔的时—空范围内，而这个范围只是在对旧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的或者独裁的权力秩序取得划时代的胜利之后，才完全形成。因此，这里存在一个明确的历史性过去，作为一个被克服并抛弃的时代，为现代政治理论所用，虽然看起来这个时代是对所有在规范层面上失效的理念的抽象和否定的描述。有时，这个被抛弃的过去在真实的历史时间中被赋予了一个位置。例如，由法国大革命所推翻的旧制度的绝对主义王权秩序，或者 19 世纪英国《改革法案》所扩大的有限选举权^①，再或者美国民权法案所废除的种族隔离体制。但是很清楚的是，在其抽象和否定的特征方面，这个历史性过去有着无限弹性，有能力去包纳几乎所有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间，并将

① 英国 1832 年颁布《改革法案》，是扩大选举权中有决定意义的重大事件，但该法案颁布以后，选举权比例也只是从原来男性公民的 14% 提高到 18%。英国的全民普选到 1928 年才真正实现。——译注

这些呈现为现代政治必须克服的过去。

2 但奇怪的是，我们甚至会发现，这种被否定性呈现的历史过去与现代政治生活所规范性建构起来的秩序，共存于当下的共时性时间内——如果说不是反常的时间内的话。因此，当许多西方国家在 20 世纪初期要求女性无限制选举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时，现存的限制条件被描述为过去秩序不可接受的残余。如果在不太遥远的将来，出现废除英国上议院的严正要求，我敢肯定，当今英国议会的上议院，同理也会被视为前现代过去。因此，即便对论述的历史模态视而不见，规范性的现代政治理论也会利用明确的历史化策略，从而分割并重新定义其自身的话语空间。

如果就西方政治论的时空来说，我可以采取某种（仅仅是部分的）不真诚的外部性立场，并且对其从现代开端的发展进程采取鸟瞰的视角，那我最终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在过去三百年的历史中，所有的现代政治理论都存在某种类同性。就好像在 17 世纪晚期的英格兰，在现代政治理论的诞生时期，我们可以猜测甚至是预见到现代世界所有主要的政治发展。因此，无论我们说的是取消封建特权，还是从拒绝赋予殖民地以代表政府的帝国主义宗主国独立出来，或者无视宗教、种族、阶级或性别的成人普选权，论述的基本结构好像从最开始就包纳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因此，如果约翰·洛克无法想象将女性视为共同体中完全理性的成员，或者康德除了希望普鲁士的君主会足够开明，去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统治之外，别无所想，这些事实都无足轻重。这些个体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是前现代政治秩序的残余，同时，这些观念从纯粹经验的层面上讲，可以作为现